

大江西流簰洲湾

“簰洲湾，簰洲湾了不起，长江见你，回头三十里……”著名诗人冯康男多年前游览嘉鱼簰洲湾后，激情满怀写下的诗句，至今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。

今年5月的一天，我和嘉鱼县残联的七十多位代表，前往簰洲湾瞻仰簰洲湾抗洪烈士陵园，参观簰洲湾98抗洪纪念馆。

我对簰洲湾的认知甚少，仅知道相传簰洲湾旧时有“小汉口”之称，商贾云集。“簰洲一条堤，家家打芦席”的民谚流传甚广，“簰洲圆子”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“簰洲小曲酒”也远近闻名。国家非遗民间乐器呜嘟，起源于簰洲湾古时放牛娃用泥巴捏成的乐器，经非遗传承人毕寅生研制推广后，现已享誉国内外。

四十多分钟的车程后，我们来到了位于中堡村的抗洪烈士陵园。青山无语花垂泪，绿水呜咽草含情。我们手持鲜花，缓步进入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，以抗洪英雄高建成烈士为首的十九座墓碑巍然耸立，墓碑基座上的烈士塑像英气勃勃，栩栩如生。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，一向英烈们默哀、献花、致敬！他们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！

瞻仰完毕，我们驱车前往簰洲湾98抗洪纪念馆。公路旁的村庄干净整洁，一望无际的田野里，金黄的麦子已成熟，等

待农民的收割。宽广的簰洲镇街道车水马龙，商铺林立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在簰洲湾98抗洪纪念馆里，随着讲解员声情并茂的讲述，伴随一个个展览厅声光影像现代科技的演示，波澜壮阔的98抗洪抢险英雄壮举重新浮现在我们眼前……

1998年6月至8月，长江流域暴发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。滚滚长江东逝水流至簰洲湾转向西流三十里，独特的地貌使其成为保卫大武汉的天然屏障，同时也增加了簰洲湾的防汛压力。8月1日夜，簰洲湾大堤突然溃口，汹涌澎湃的洪水瞬间无情地吞噬了田野、村庄、农舍。

前来救援的解放军指战员高建成在险情面前，把生的机会留给战友，在洪峰中托举战友而英勇牺牲，年仅三十三岁。

七岁的江珊被奶奶推上一棵树，奶奶遇难前对她说：“紧紧抱住树干，死也不松手！等头上戴红五星的解放军叔叔来救你！”小江珊在滔滔洪水中，紧紧抱住树干，坚持了九小时，终于迎来生命的曙光，被解放军王明华救下……灾后，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，她茁壮成长，如今已成为武汉铁路公安处的一位民警……

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。簰洲湾的灾情，牵动着党和政府、全国人民的心。来自全国的救援资金和物资，极大地鼓舞

着抗洪救灾军民的斗志。一封封请战书像雪片般飞到指挥部，“哪里有困难，我们上！哪里有危险，我们上！”抗洪救灾的军民万众一心，众志成城，冒着高温酷暑，肩挑手扛，大战洪魔，涌现出一个又一个英雄群体和个人，将灾害损失减少到最小。

洪灾过后，英勇无畏的簰洲湾人民迅速开展生产自救和灾后重建，重筑大堤，重建家园。如今的簰洲湾已建成临港工业小镇。

展览厅的冲锋舟，仿佛屹立着战士们英勇向前的高大身影；玻璃柜里的请战书，似乎回荡着共产党员的铿锵誓言；大幕上的簰洲湾新貌，如诗如画，展现着簰洲湾人民的幸福生活。

在簰洲湾抗洪烈士陵园，在簰洲湾98抗洪纪念馆，我们的心灵一次又一次受到震撼，我们的灵魂一次又一次得到洗涤和升华。那首当年传唱全国的歌曲《为了谁》仿佛又在耳边响起：“泥巴裹着双腿，汗水湿透衣背，我不知道你是谁……我的父老，我的乡亲，我的兄弟姐妹……”

二十多年过去，在西流簰洲湾这块热土上，英雄无悔长眠，家园浴火重生。簰洲湾，这颗镶嵌在长江之滨的璀璨明珠，正焕发着耀眼的光芒，那么亮，那么美！

■江南月

长筷子 腊猪油

■王定授

9岁那年，我离开老家杨林去车田读四年级，学校离家有五六里地，要住宿寄读。

学校设在车田的“王氏宗祠”里，一个年级一个班。一日三餐，开饭铃声响过之后，同学们就在祠堂的大厅里排队端饭，吃饭的时候，一个自然村的同学——多半也是同宗兄弟——围在一起。

我还记得母亲为我准备的“菜肴”。周一周二会是时令蔬菜，可以想见，新鲜的豆角、南瓜之类，装在搪瓷缸里和米饭一起高温蒸煮一个小时，出笼时的模样。母亲通常会把一周的腌菜在家里煮好，装在一个竹筒里，然后切一块足有二三两重的腊猪油埋在竹筒里面。每餐用筷子在饭钵里搅动一下，使米饭含有“油水”，这是我作为独生子，在当时那种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难得的奢侈。在那个年代，上学的年龄参差不齐，同一个班甚至有相差五六岁的。我们班数我最小，还有高年级的同学。每餐“围餐”的时候，我菜筒里的大块腊油很快会被“抢食一空”。

周末放假回家，我会把学校的零碎事与母亲分享，其中也包含众人抢分腊猪油的趣事。母亲说：“我想个办法，让你一周都能有腊猪油嘴。”——母亲拿来一双足有尺长、做油面用的长筷子，现场操作演示，将生活的幽默智慧演绎给儿子。她又将一周的腌菜煮好，放到门口的风口吹冷，然后用长筷子将煮熟的腊猪油塞入菜筒底下，母子二人露出了会心的笑。上学后，我先是如法炮制，端饭的时候将腊猪油在饭钵里搅拌一圈，再用长筷子把油团抵入菜筒底部。同学兄弟因为筷子短，只有“鞭长莫及”的遗憾。但这只是短暂的“智慧演习”，第二周我就把长筷子当作了火种钳，依然与少年同学快乐分享起腌菜筒里的“腊猪油”。

岁月匆匆，如同当年祠堂檐下飞逝的鸟影，转眼已是经年。那双一尺长的油面筷子，早已不知遗失在岁月的哪个角落，连同那只承载了童年滋味与母亲巧思的竹筒菜筒。然而，那长筷子短暂守护的腊猪油香气，却仿佛从未散去，它早已穿透时光的帷幕，悄然沉淀为我生命的另一种滋养。

母亲的智慧，是生活严苛逼出的光芒。她用那双长筷子，巧妙地为我抵御了匮乏年代的“掠夺”，在有限的物质里，为我辟出一方小小的、独享的温暖。这短暂的一周，是母亲用她的机敏，在我幼小的世界里竖起的一道温柔屏障。这是一种源自母爱的、本能的智慧，是生存的韧性与巧思。

然而，少年时我选择放下长筷子的“特权”，重新将菜筒置于伙伴们能触及的地方，让那珍贵的腊油重新成为共享的滋味。这看似简单的回归，却在不经意间，触碰到了更深一层的人生智慧。

母亲的智慧在于“守护”，而少年懵懂的选择，却指向了“分享”与“融入”。我忽然明白，那短暂的“独享”虽解决了表面的困扰，却也在无形中筑起了一道无形的篱笆。而主动撤下这道篱笆，与同窗兄弟共享那点难得的油腥，换来的不仅是竹筒里瞬间被分食的腊油，更是少年伙伴间毫无芥蒂的欢笑、同甘共苦的温暖情谊，以及一种在集体中自然流淌的归属感。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底色上，这份情谊本身，就是另一种弥足珍贵的“油水”，它润滑了艰辛的求学时光，滋养了心灵。

那双长筷子，最终丈量出的，并非仅仅是菜筒的深度，更是心灵所能抵达的宽度与温度。那竹筒底的腊油香气，也因此超越了物质本身，化作记忆中永不消散的、关于爱与联结的永恒滋味，历久弥新。

富水流韵

富水河汩汩而歌，流淌的不只是清波，更是绵延千年的风物长卷，韵致悠长。

发源于幕阜山北麓的这条长河，在鄂东南的群山间蜿蜒流淌，自西向东流淌196公里，似一条碧绿的绸带，将幕阜山的雄奇与长江的浩渺柔美串联，最终在富池口投入长江怀抱。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称其为“富川”，而今人更愿唤她“富水”，这名字，道尽了山水相依的温润气质。

富水河的脾性，藏在它蜿蜒的河道里。上游三界尖至通羊镇，石灰岩峡谷中河水湍急如箭，两岸山势如刀劈斧削，却在新桥处忽转柔情，与通山河相拥成V字形河湾。中游丘陵地带河谷宽展，岩溶地下水悄然渗出，滋养着“华中漓江”的秀美。待到下游富水湖，水面骤然开阔至4公里宽，12万亩碧波间，72个岛屿星罗棋布，恰似“群峰倒影山浮水”的天然画卷。

最妙是牛鼻孔峡谷，两岸绝壁如削，岩壁色彩斑斓如壁画。当年在白岩山洞发现的恐龙化石，至今仍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沧桑。而燕厦河段的“小三峡”，更以“舟行碧波上，人在画中游”的景致，让画家们支起画板便忘了归期。

富水河，曾是鄂赣两省之间的“黄金水道”。明清时期，竹木排筏顺流而下，将

九宫山的楠竹、大幕山的茶叶送往九江码头。人文的印记，在河畔的传说里鲜活。慈口乡人代代相传：李靖为母守孝时，汨水化作慈水河；而闯王陵的松涛中，李自成与牛迹岭的往事，在柑橘花香里愈发朦胧。每年端午，几十支龙舟队劈波斩浪，桨声与号子声震天，划破的不只是水面，更是将千年祈愿化作飞溅的水花。

富水河的蜕变，藏在时代的褶皱里。1958年，十万建设者以“一人一天一方土”的豪情，用肩挑背扛将山一般的水泥石料垒成铜墙铁壁；以“蚂蚁啃骨头”的韧劲，在富水河畔谱写了一曲气吞山河的治水史诗。富水大坝的修建，让狂放不羁的河流化作温婉的湖泊，让“富川”化作“富水湖”。当人们站在坝顶，望着辽阔水面泛起的粼粼波光，很难想象脚下曾淹没明清古村与千亩良田。移民们“一步一回头”的离乡背影，与新时代库区“柑橘长廊”的甜香交织，谱写出沧海桑田的治水新篇。

如今的富水湖，正以“国家湿地公园”的新身份焕发生机。3822公顷的湿地上，已记录到516种植物和301种动物，共同谱写生态乐章，白鹤掠过湖面，野大豆在滩涂上摇曳，构成一幅动态的《富水百景图》。而国家地质公园和国家4A

级景区——隐水洞的开发，则让地质奇观与休闲度假完美融合，游客乘船入洞，在光影交错中感受“地心漂流”的奇幻。

富水河最动人的，是那抹烟火气。晨光初照时，渔家女在河汊处捣衣，棒槌声惊起白鹭阵阵；暮色四合时，老船工熄了柴油机，任木船随波漂荡，舱里是新捞的银鱼，舱外是满河碎金。岸边的村舍，青砖黛瓦间总探出几枝金桔，春来白花如雪，秋至硕果垂枝。隐水洞的溶岩奇观、富水乐园的欢声笑语，为这条古河注入新韵。人们在牛鼻孔大桥上，看晚归的渔船犁开碧波，船头伫立的鸬鹚，像极了水墨画里的留白。

这条河，正以另一种方式流淌。龙舟竞渡的浪花里，有乡村振兴的澎湃激情；湿地公园的芦苇丛中，水鸟和珍禽共享着生态红利。当夕阳为白岩山镀上金边，富水河依然如千年前的少女，在暮色里低吟浅唱，只是她的歌谣里，多了些关于未来的期许。

集自然之奇、人文之厚、烟火之暖于一身的富水河，恰似一部流动的《鄂南赋》。它以水为墨，以山为卷，在岁月长河里不息地书写着“山水共长天一色”的华章。

富水河，这条碧绿的绸带，抖开处，尽是千年不散的流韵风华。

■镇九州

溯溪太阳山

太阳山的瀑布群像崖壁间垂下的一道道白练，在嶙峋的岩石上撞得粉碎。

走过的水渠确乎险峻，靠山一侧是渠水，靠外一侧是悬崖。仅地脚梁宽的水渠路面青苔斑驳，踏上上去不免打滑，只得一步一挪地前行。溯溪而上，溪水清澈见底，水珠飞溅，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光晕，又坠入深潭，化作翻涌的浪花。鹅卵石被经年冲刷得圆润光滑，在阳光下泛着青灰色的光泽。溪旁树木丛生，山雀不时从密林惊起，翅膀掠过水面，荡开细微的涟漪。愈近瀑布，水汽愈重，细密的水珠随风飘散，沾湿发梢与衣襟，在皮肤上留下沁凉的触感。

山风裹挟着水汽扑面而来，带着草木与岩石的气息。愈往上行，水声愈响，最终化作连绵不绝的雷鸣。轰鸣声在山谷间回荡，时而如雷霆万钧，时而似远古

歌谣，与山风应和成自然的交响。仰头望去，瀑布顶端仿佛与天空相接，水流在坠落过程中被山风撕扯成缕缕银丝，又在潭面上重新汇聚成沸腾的白色浪花。白练似的水流从高处跌落，砸在潭中，激起无数细碎的水珠。坐在潭边石上，看那水花飞溅，竟痴迷了。未几，天色骤变。乌云如泼墨般自山后涌出，顷刻间遮蔽半壁天空。雨点先是疏疏落落地砸下，继而连成线又织成幕。溪水顿时变了脸色，原先温顺的水流忽而暴怒起来，裹挟着泥沙碎石，咆哮着冲向下游。瀑布愈发壮观，水量陡增，轰鸣声震耳欲聋，如雷霆万钧般张牙舞爪地扑向潭底。水雾弥漫，十步之外已难辨人影。

此刻的瀑布，与刚才的柔美判若两物。自然之威，原是如此可畏可怖，却又如

此动人心魄。雨幕中，瀑布仿佛诞生了生命，正发出嘲弄的大笑。一阵凉风袭来，寒意陡然爬上脊背，皮肤上立刻暴起细密的疙瘩。冰凉的雨水顺着脖颈灌入衣领，不由得打了个寒颤，赶紧将雨衣裹得更紧些。

原想观摩友人群瀑降，等了又等不见踪迹。手机信号飘忽不定，数次拨打尽数淹没在忙音里。行至安平寺，忽见眼熟的越野车静立墙边。终究来了，却不知此刻身在何方。可是在某处山坳与怒溪相搏？抑或觅得干燥岩穴暂避？想来此刻，非是征服飞瀑，便是被飞瀑征服罢了。

雨势渐歇，天色却愈发阴沉。回到山下，回望太阳山，它隐在雨幕中，只余一片朦胧。唯有湿透的衣裳和腿上被岩石刮出的红痕，提醒着那并非幻觉。人在自然面前，终究不过是贴着地皮生存的虫豸罢了。

■陈华国